

宗教的力源何在

福建

胡德勃羅克宗教及道德叢刊

第二種

院刊

版出會學廣

胡德勃羅克宗教及道德叢刊第二種

宗教的力源何在

廣學會出版

宗教的力源何在？

宗教重要問題的一個，就是：『宗教的力源何在？』人生而有靈，故有靈性上的需要。人生而有向善惡之心，不甘自暴自棄，欲脫去獸慾之羈絆，上達而爲聖賢。自有人類以來直到現在，人類無時無刻不在向上的道路上掙扎，就事實言之，宗教是人類本能的產物，因爲牠能滿足人類靈性上的需要；所以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宗教能否滿足人類靈性上的需要？』

我們可以引下面的譬喻來說明這個問題。有一位醫師自信他的技能高妙，定可治愈當前的某個病人；當即醫之治之，結果應手而愈，使病者得以繼續他的奮鬥生活。又有一位醫師明知某病人係不治之症，反而誑言安慰病人，許其漸漸告愈，但是終結病者是失望的歸去了。倘使我們從生活及道德方面研究宗教，便可知道同上面的譬喻有相同的情形。究竟宗教有沒有力量？其力量在那裏？能否治愈我們道德上的弱點？能否恢復我們安

全的生活？倘然宗教的結果與某醫生一樣失敗，不能治愈我們道德上的疾病；那麼，牠也是同無效的醫藥一樣白費時間。宗教有沒有一種力量把我們從卑陋的生活中舉起來，升到高尚的境界，從自私自利變成聖潔，從禽獸的狀態達到人之所以爲人的正點。如其不然，牠便是一套抓住我們，操縱我們的奇論，允許我們未來的快樂，叫我們忽略當前生活奮鬥的困難。

許多古代哲學家，均勸人保持樂觀的態度；但他們並沒有指明保持的方法。尤其是古今領袖人物，亦往往受制於慾念之衝動不克自拔。然則我們可以假定宗教是迷惑我們的，是無法辦到的一種空洞理想麼？或者宗教確實具有一種力量可以引導我們達到這種高尚的理想呢？換言之，宗教是否空泛的理想主義，還是確有真實的力量呢？這種問題，可以說是宗教最重要最有興趣的問題。

未討論這個問題以前，須先討論人類靈性的基本需要是什麼？

第一，人類最切的需要，就是要使他的思想，意志，及內部生活能與

事物調和而不衝突，能保持其純潔神聖。雖然有許多人無理會這個，只顧任情縱慾，滿足他們的獸慾。這種人是墮落的種類，我們暫且不去管他。可是另外有一種人，是奮鬥的勇士，他們覺得自己的內心含有善與惡兩種情感的衝突。雖有力圖向善之心，然往往被惡的情感所制勝。這種內心狀態，正像充滿匪患的國家，常為敵人所襲擊。既然我們內心的情形，好像兩個敵人作戰；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要站在善的一邊，使我們內心的善佔取百戰百勝的優勢，使我們的內心得以調和一致。

第二，人當同他四週的人們和協相安，沒有好人不喜和協的生活，因為求和睦於家族，鄰人，親戚，以及同伴便是真正快樂。無論何人，在他的生活過程中，必定需要這種平衡與和協。

第三，無人不願與上帝和協。因為人類不與上帝接近或發生友誼關係，是不能得到安息平安的。使自己的生活同最高的主宰即宇宙的創造者相調協，是人類普遍的要求與感覺。就是住在非洲叢林中的原始人種，也覺

得大自然的種種奇妙與勢力，而且用盡各種可能的方法使他們底生活同這種勢力相適合。就是文明人亦欲與上帝和協爲一，得到內心的平安，因爲他相信至高的上帝是神聖而慈善的。無論何人都願與上帝爲友；受神性之同化，形成生活之統一與調和。免得與神處於對敵的地位，這是每一個有思想的人底內心所呼求，所希冀的事情。

總結上面各點所述，我們可以說，人類靈性上的需要，就是願望他自己的靈魂，同他人，同全宇宙的上帝形成一種廣大無邊的調和。

許多人對於這個問題，只看其表面，他們以爲只要社會環境改變；人類能獲更豐富的智識與財富；或許這種調和可以做到。詎知生活衝突不調和的實在原因；不在外表，而在內部。所以本問題確有討論的必要。

我們人類之所以失敗，並非由於不能理會一種高尚的理想，實由於不能做到此種理想。我們墮落的原因，並不是我們不知道完全人格的意義是什麼；實由於我們沒有道德上的魄力去達到此種理想的生活。所以最大的

問題，就是從那裏可以得到這種力量，我深深的覺得滿足這種要求，只有宗教。

究竟宗教裏面有沒有我們靈性上的救藥？倘使我們要求小己生命之調和一致，又欲與上帝及全人類調和一致，宗教真能供給我人這種需求嗎？這是一個亟待解決極重要的問題。許多宗教團體知道這是一種不易解決的困難，便失望地置之不問；也不設法解決，僅僅教訓人們走上容易的途徑，得到虛偽浮表的平安。有的人們，以為隔離塵世生活，屏俗隱居，便可得到生命之調和。有的人，安於神經變態，以為神經變態的狀況就是生命之諧和。有人覺得宗教儀式的神祕力，足以麻醉他們的心靈，把麻醉當為安心立命之所。有的人，以為確守信條，就可以得救，而獲平安。此外還有一種人，相信因果的報應，以積功積德之法贖免罪過而獲酬報。

以上的這些典型人物，在日出日入的地面之上，到處可以碰見，都不能示人以救治之方。

終結，這些人們，在生活中無法可以找到靈性上的調和與統一；便推

波逐流，隨世浮沉，進行他們卑陋無恥的生活。顯見得是人類缺乏力量的結果。

至於我們的願望和需要恐怕不在發現一座超登天堂的橋梁；而在脫去情慾的羈絆，得到同我們內心生活的和諧一致。倘欲於生活奮鬥過程中得到平衡，必先使我們自己從自私自利及慾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內心的平衡，不僅從宗教儀式裏面可以得着。還要加上內心之改善，與人生觀之改變，方可得到。

譬如一個患氣管炎的病人，雖極微弱之風吹過，亦覺怕冷；健全的人，立於狂風之中，亦無所畏。所以欲獲新的力量征服盲目的情慾，須先將他的內心及靈魂治愈。這是宗教生活最重要的一點。

關於這種事件，自然不在學理上的討論，而在乎個人的經驗。許多教師，哲學家及預言家，曾經再三警告我們，改變或修正我們的生活；蓋強烈的誘惑，使得這種種的警告無補於我們內心的安息；反使我們

是在風駭浪中的玩物而已。所以我們當前的問題就是訪求已經得到靈性平衡及內心和諧的先導，從他們分享內心的力量。

欲成藝術家的人，僅研究理論是不够的；必須結識一位藝術大師，朝夕與共，受他的默化方可成功。道德與人格之修養，也是這樣，僅研究道德方面的學說是不够的；必須結識一位道高德重的朋友，方可收效。就事實而論，道德上的平衡與統一，決不能從魔術或熟誦規例得着；必具有誠懇的努力，靈性之覺悟，與夫渴求的態度方能達到。

耶穌的生活影響了我們人類，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我們可以拿耶穌的生平來指示我們生活的和諧與內心的平安吧。耶穌的生活偉大而豐富，影響了許多弱者底人格，使不規則的生活得到協調，使孤立無援者得到力量。未必他不能幫忙我們的道德嗎？

何況他是我們人羣之中的一位誠懇而真摯的朋友，他的心極其謙和，對人具有無限的同情。無疑地，當時的情形與現今一樣。各愛其所愛，受

心與同情心的範圍，僅限於互相接近的人們。弗能與下層階級的人民表同情，甚而惡嫌之。例如有宗教界限的人，老是覺得宗教界域之外的人，是可咒詛的族類，不願與之接觸；國家觀念也是這樣，也能把我們與其他的民族分開。雖然有宗教界域的人與國家觀念極強的人們不無是處，可惜他們的同情心及愛心的範圍太狹窄了。惟有耶穌具有廣大無邊的同情心，不問種族或階級的。能把個個人當作朋友看待；不拒人之所求，樂與貧苦的羣衆往來，常存樂善好施之心。

他的動機，並非攫取甚麼地位；或組織甚麼教派；惟思所以喚醒那些不顧道德不在道德上奮鬥的人們。

他也確信痛苦的原因是罪惡，欲將人類從悲慘的境況中救出來，必須提倡真實的友誼；與其同時代的名人碩士，每喜向人民長篇大論地講論上帝及宗教等等問題，想拿空言來使人民變成教徒；耶穌並不注意於討論上帝的學說，——惟欲人人覺得上帝的實在。

居其四周的羣衆，將上帝當爲具有威權的生物，遠住高天；惟有他把上帝當作可愛的慈父，普愛羣生，常與人們同在。耶穌之說教，既非官樣文章，又非玄妙不易了解；乃是誠懇而自然。使聽者感覺上帝之確實可憑，使聽者產生戀慕上帝的情感，從堅苦的奮鬥中得到較高的境界。他並未告人們以神聖的祕訣；也不願用這種方法使人皈依上帝。他看清楚了，只有伸手拯救縱欲無度的人，驕慢自滿的人，怙惡不悛的人，共享調和統一的生活；拯救他們脫離自私自利的卑陋思想，而與上帝團結一致。同時他確知上帝也願與人保有完善的友誼的關係；可是人類僅在表面上思及上帝，而無熱情於衷，這種願望是不會實現的。所以他自信盡量使人了解上帝的品格及愛心，這不是由威嚇或壓力來辦到的；也不是創設一種神學以雄辯的口才來激勵人們可以辦到的；只有用友誼的方法同每個人共同生活，使得每人愛慕那充滿仁愛的上帝方能達到。因此耶穌對於不肯愛他的人施以永不停止的愛心；對於拒絕及侮辱他的人們報以親愛之心。這是耶穌的

祕訣，也是他在我們良心上的力量。除此以外決無其他方法，足以轉變人的良心，實現新的生活。

小孩之染惡習者，我們可以懲罰他，但不能除去他心中的憤怒；若要除去他心中的憤怒，只有拿仁愛與善意移植到他的心中。我們可以將一個壞人送到官廳從嚴處罰，決難去掉他的惡念、惡行；只有把他當作同樣的人類看待，以同情的心待他，纔能解除他矛盾不平衡的生活；耶穌的這種方法反而屢試屢效，最易成功。

到底他的力量的本源，是在他堅忍不折的志願，同他誠懇而真摯的愛心。他喚起了人們對於聖經思想及高尚情感的強烈願望，並使一切卑下的欲念都被這種熱烈願望的溫度所融化；使他們的生活，起了新奇的變化，改善人與人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民衆所討厭的該撒。耶穌却從人羣之中，停止了脚步同他談話，而入其家，與之共宿共膳。以耶穌這樣的聞人，紆尊同他談話共膳

，這種行爲，不期然而然在他的心靈上鼓起了共鳴，恢復了他靈性的衝動；同時叫他自信他仍然是一個人，仍有人類的感情存在內心之中，與他人沒有差別！自覺過去的種種行爲，有愧於神與人，再經良心的提醒，遂發言：對於他以前不法的苛索榨取，願以四倍償還。我們可以說他已經走進了一種更新的生活；對於他的同伴，表示一種新的態度；對於上帝也是這樣，一心一意的注意他。

也可以說耶穌使這人不規則的生活，得到規則而調和的生活，變爲有益於社會的一份子；耶穌底成功在此，耶穌底偉大在此。

由此觀之，無論我人原來如何卑污不潔，只要這人重新看見上帝同他接近，滿有愛心；足以使他自覺是上帝的兒女，不是罪惡之奴。上帝決不是一種具有暴力的生物，而是溫良的慈父，替我人安排，替我人計劃，俾我人所遇的件件事情都有善意存乎其中；人能如此，生活的態度必然改變，生活的新原則亦必能獲得。倘使拿上帝當作一位制定律法的神，並教人

守法，以免帝罰；或幻想上帝是一位具有威權而殘暴的君王，並設法覓得一位中保以息帝怒，而拯人從痛苦的地獄超升到快樂的天堂；都是以膚淺之見去看宗教。

設使有人不經意的墮入海中，掙扎於浪濤之間，幾遭滅頂之禍，而岸上觀看的人可以採取三種態度：一站在岸上呼喊，二援之以繩，三像父親的熱情一樣自身躍入水中以救其愛子的生命，但是最不幸的，是各宗教機關大都採取第一種態度。他們以為警告就夠了。他們尚未明瞭這可憐的罪人實際所受的痛苦。此外還有一般人，採取第二種態度，以為一個人經過了某種正式的手續，就可得救。這都是廢話，不足以解救我們生活的誘惑及痛苦；不足以抑制我們喜怒哀樂之情的盲動；於事業之失敗；於生命瀕危的情況，均無濟於事。必須有人伸出他的和善憐惜的手來援助；必須有一位具有誠懇愛心的友人的援助；以及願為我們犧牲一切的同情心，方纔有效。耶穌用了各種方法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從無神的路線上挽人於神聖

聖潔的途徑。因為他是人類真正的友人，他是唯一的宗教大師，並且具有完美的人格；惟其他永遠不斷的接受人進他的友誼或同情心的圈子，所以他在宗教歷史上達到登峯造極的地位。惟其他一生專注於尋覓及同情於墮落的人類，提高他們生活的標準，所以我們尊之為救主。無疑的，人心最深奧的願望及最大的需要就是自身靈性上的調和與上帝的調和，以及與全人類的調和一致。捨此而外不能得到心靈的平安。

無論他擁有若干財物，倘若沒有這種靈魂上的安寧，他的生活是永遠散漫沒有組織的。供給我們這種要求的就是宗教。

耶穌不特是一位宗教理想家，而且是生活的力源。他能够保持他的力量及生命的平衡，抵禦一切誘惑，並且使得情願同他接近的人同登此域。不論階級與地位，他是每一個人的真實友人，而他的友誼是一種足以抵抗各種道德上的弱點的力量。無論何處，他永遠是人類的友人，幫助人類找到生命的平安與和諧。

